

新刻  
改正

# 論語

後藤點

四

					漢書門
一	〇	七	三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〇函	一〇冊	一〇號	漢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	
冊數	10 ( 6 )		
函號	276	64	

<del>內閣文庫</del>			
番號	漢	<del>41</del>	
冊數	<del>10 ( 68 )</del>		
函號	320	6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論語卷之八

朱熹集註

衛靈公第十五

九十四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

日遂行。

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從去聲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



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見賢遍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

與

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

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影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

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子貢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

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愠見發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

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

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于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

衡也夫然後行

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

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卽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

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鱮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

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關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命之善。而於此以告顏子也。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命之善。而於此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巳。至商而有輅之名。



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遠去聲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下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

百王不易之木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己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好去聲。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者與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論語卷四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去聲責已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

之何也已矣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

難矣哉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肆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

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

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

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

○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

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

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于譽無所不至三者文



不相蒙而義實相  
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

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

譽者其有所試矣

譽平聲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當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在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

人乘之今亡矣夫

亡音無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一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



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好惡並去聲。揚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揚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無語以教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鋤也。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

○子曰其知也。不如其好也。其好也。不如其樂也。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



失之

知去聲。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問之則無以存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

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問之則所知者在於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故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

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下以爲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

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

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

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

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



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後。與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若氣習之深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

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見賢遍反。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道與之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天子之下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

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為人。其心下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以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顓音專。臾音俞。顓。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

顓臾見賢遍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

冉有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夫音扶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

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專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丁言盡其曲折如此非筆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未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未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

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譬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



中是誰之過與

兕。徐履反。押。戶甲反。橫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押。檻也。橫。置也。

言在押而逸。在橫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下子居其位而不去。則李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夫音扶。

固。謂城郭完固。費。李氏之私邑。此則冉有之節辭。然亦可見其實與李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

之辭。

夫音扶。舍。上聲。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

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李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爾。然是時季

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

既來之。則安之。

夫音扶。

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折。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折。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于牆也。戈戰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

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今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濟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

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籍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天音扶。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逮於大夫。宜大夫



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

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

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

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諛。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

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

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

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

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躁音寵。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

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

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

畏聖人之言。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脩身。誠也。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覺知以至於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

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

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塞。則聰無不聞。色。

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探吐南反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

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常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

今稱之

駟四馬也首陽山名

其斯之謂與

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音剛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

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

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專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

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聞斯二者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

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

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

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論語卷之八

論語卷之九

朱熹集註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章 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

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歸如字一作饋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因季桓子而專國政欲冷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冷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

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

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



# 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

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宜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實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絃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歌也

#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版反焉。於虔反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喜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

之也。說音悅。未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

吾其為東周乎。夫音扶。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

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時。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

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

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

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亦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佛肸召子欲往

佛音弼肸許密反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

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

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未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

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磷力刃反涅乃結反磷薄也涅深皁物言人之

不善不能浼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焉於虔反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木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率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知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

未也

女音汝下同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

語去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知並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用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夫音扶。小子。弟子。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可以觀。

考見得失。

可以羣。

和而不流。

可以怨。

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一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

與。

女音汝。與。平聲。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步不可行。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



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平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

其未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下箇序樂只是下箇和只此兩字含蓋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子曰色厲而內在屨諸小人其猶穿

窬之盜也與

荏而審反與平聲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窬壁窬踰墻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慝註讀作愿是也鄉愿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

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未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徃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與平聲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越痔大則戮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冒斬截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



不足<sub>レ</sub>以<sub>レ</sub>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sub>レ</sub>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亡與無通。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

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詐而已矣。

在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棱角。矜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

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惡去聲。覆上芳服反。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

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



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予貢之切實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

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孔子喪禮於孔子當是

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音基下同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

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

矣

鑽祖官反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

樗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

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少祥始食菜菹練冠緦練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



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

則為之。

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

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致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

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殿而及之爾。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奕。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

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

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



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智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微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許居謁反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揚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

則不孫遠之則怨

近孫遠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泄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



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揚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去聲。焉。於虔反。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撓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

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

孔子行。

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季桓子。魯大夫。名斯。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

按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

辟去聲。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

問津焉。沮。十。余。反。溺。乃。歷。反。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

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夫音扶。與平聲。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

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

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

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耜而不

輟。徒與之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耜音憂。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

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耜。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

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

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憮然猶悵然。借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群者斯。



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取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

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

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蓀徒甲反。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蓀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

焉。食音嗣。見賢遍反。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

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

行。已知之矣。長上聲。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文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

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

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



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及而未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群則決性命之情以饜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

惠少連

少去聲下同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屢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

中慮其斯而已矣

與平聲中去聲下同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甚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中人隱遯不汗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



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汗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大師摯適齊

大音泰。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飯扶晚反。繚音了。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于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于漢。

播。播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一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木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

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

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太

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太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

叔夏。季隨。季駟。

駟鳥瓜反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下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倦倦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卷之九

論語卷之十

朱熹集註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太節。有不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

有焉。能為亡。

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大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賢與之與平聲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太賢雖無所不容然太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

○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自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

可謂好學也已矣

亡讀作無好去聲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

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

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

以致其道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

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

也温聽其言也厲儼然者貌之莊温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温温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曲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温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

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

已也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長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

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

何洒色賣反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木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

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艸木區以別矣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

聖人乎別彼列反焉於虔反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

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木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誣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木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

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

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



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  
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  
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  
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

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尹氏  
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

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

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  
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  
孝行雖有可稱而皆  
不若此事之為難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

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

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  
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  
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  
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

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  
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入常自



警省不可三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  
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

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去聲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朝音潮焉於虔反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

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

有識音志下焉  
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  
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

仲尼語去聲朝音潮武  
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

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牆卑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

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  
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  
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  
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  
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  
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

量也

量去聲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祗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

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

知言不可不慎也

知去聲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

也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  
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  
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



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

后。帝有罪。不敢救。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

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日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

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救。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反。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銚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

焉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

說說音悅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及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六直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

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

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

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

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

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



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  
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  
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  
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  
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  
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  
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費芳味反焉於虔反出去聲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  
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  
誣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  
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

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  
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刃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  
○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  
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  
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  
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二者則君  
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  
之老而不知言為可用不幾於侮  
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論語卷之十終



